街谈物语

□牟进军

游沁水河公园

千年古县牟平，是一座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秀美自然风光的小城。南依莽莽昆嵛，北滨滔滔黄海，山海岛泉河兼容并包，各领风骚，尤其是发源于昆嵛山腹地、干流长30公里的沁水河，自南向北涌入大海，空中俯瞰就像一条蜿蜒的银练，又似一条绿色的飘带，城东9公里长的沁水河公园，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实至名归。

夏临沁水河公园，目之所及就像一位妙龄少女，通体散发着诱人的馨香与生机，给人以美轮美奂、叹为观止的感受体验。

有水木成林，有林育百灵。支流频出的沁水河水较为丰沛，加之瓦善水库“南水北调”工程的辅佐，以及下游四座橡胶坝的梯级拦蓄，致以沁水河公园碧波涟涟，两岸花草树木葳蕤芊芊、多姿异彩，各类飞禽纷至沓来。杨柳、楸樗、桑柘、柞柏、槐榆、梧桐、法桐、银杏、黑松、水杉、玉兰、紫薇……这些传统树木随处可见；杜仲、白蜡、朴树、栾树、木瓜、枫香、毛竹、红枫、红柳、黄栌、华山松、落羽杉、马褂木、丝棉木等较珍稀的景观树种，仿佛横空出世，成片连方，让热爱大自然的人不出远门即可一睹为快。麻雀、燕子、喜鹊、乌鸦、斑鸠、猫头鹰、啄木鸟、布谷鸟……此类“原住鸟”，我们耳熟能详，可戴胜、燕雀、白鹭等鹭、绿头鸭、灰椋鸟、中华攀雀、棕头鸦雀、大斑啄木鸟等，几人能识？若不是摄影家们的辛勤捕捉，这些不速之客，我们只能闻其声、见其影了。牟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曲立强曾说：“我在沁水河公园拍鸟，已有八年光景了，对这些‘客家新秀’，我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而且对其生活习性也了如指掌。大多数鸟儿在芦苇丛或是周边树上繁衍生息，而白鹭等鹭科鸟，则远离喧嚣水域，选择僻静山坳，在松树上筑巢，最多一棵树上竟裹着5个巢，我们拍摄时，支起的架子足有10米高……”

生机盎然的沁水河公园吸引的不仅是摄影爱好者，还有诸多散步者、观光者、骑行者、纳凉者、垂钓者……一位89岁的垂钓老人告诉我：“这里的环境太美了，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七点半就骑电动车过来，一边钓鱼，一边欣赏各种水鸟游弋嬉戏。最后不管钓到多少鱼，我统统放生，为的是消磨时间、找找乐趣。”另一位垂钓者则叹息道：“这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中年汉子在芦苇丛中来回穿梭，不大会儿工夫竟掠走了20多个水鸭蛋。还有一些捕蝉者，每晚拿着个手电筒在林里‘扫描’，甚至将宽胶带缠在树上，让知了猴坐以待擒。等大批‘漏网猴’变成鸣蝉时，捕蝉大军便应时而到，擎着根伸缩杆，顶端沾上粘蝉胶，循着目标一逮一个准。”游园中，我还听有位捕蝉者说：“这种网购的捕蝉器，最高能达16米。粘蝉胶也不同于传统的面筋、鱼胶，粘合力奇强，我半上午最多粘了100多只。”有天早上，我在公园粗略数了一下，捕蝉者多达40人，男者居多，也有夫妻齐上阵的，大有把“夏之歌者”赶尽杀绝之势，让本该蝉鸣悠扬的公园黯然失声了许多。

公园加持文化元素，人气变得更加火旺。儿童乐园、幻彩灯韵、城市客厅、艺术花园、文化长廊，每天都聚集着爱好各异的人群，玩牌下棋的、射击套圈的、甩鞭抖空竹的、遛弯聊天的、吹拉弹唱的……应有尽有。在中心区文化广场，夜幕降临，这里便成了音乐舞蹈者的天堂，原本扮演主角的大妈大爷，被暑期里的学子们抢走了不少风头，乐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广场另两处卡拉0K场地也是人头攒动，一台显示屏、一对音箱、两个话筒，现代科技的运用，让5元一首歌的消费同样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公园晚上人气劲爆，白天也人流不断。凌霄花架下，三位老年妇女在反复练唱《相伴一生》。现场的崔师傅介绍：“他们这几位老人原在快活岭公园唱歌，由于扰民才搬来这里；音乐设备是我购置的，每次充电能连续使用4小时，夏天一般早饭后过来唱，十点前回家。”这边歌声嘹亮，隔着工商大街跨河大桥，又飘来了动人的萨克斯曲，我循声走去，只见一人正对着乐谱专注地演奏《归来》。休息间隙，这位69岁的任姓老人向我透露：“我原本在一家国企上班，企业破产后和老伴都退了休，现在孩子安居国外不用我们操一点心。去年，我心血来潮在网上学吹萨克斯，渐渐地吹出感觉，就花一万六千元买了这款价高质好的萨克斯与音箱，天天来这里自娱自乐。”

与濒河的市民文化中心一路之隔，有一处“新时代文明实践好人广场”，这里展示着牟平区54名助人为乐、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典型事迹，这些“牟平好人”“烟台好人”“山东好人”，为公园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由此移步几十米远，是一处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教育、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宣教展区，此外还有运动雕塑和科普长廊，让人在健身的同时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备。沿健康步道一路向北，即是军事装备展区，这里排列着63式装甲输送车、81式火箭炮、59式高射炮、66式加农榴弹炮等曾经的保家卫国利器，有的还历经过战场洗礼。

沁水阁，是公园下游芦岛景区的一大看点。此阁位于芦岛山顶，共有五层，由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牛宁设计，主体框架结构采用唐式大木制法，外观为明清式、正脊。高耸的沁水阁，被大片原始林木所簇拥，蝉鸣、虫鸣、鸟鸣、蛙鸣不绝于耳。林荫间坐落于各处的诗词石刻，大多出自牟平籍前清秀才官卜万编辑的《牟平遗香集》。该书汇辑五代、金、元、明、清118位牟平籍文人之散佚诗歌1238首，附词26首。如今，从中精选出百余篇较易懂的律、绝、词镌刻于石，旨在发掘桑梓遗墨，弘扬牟平源远流长的书香文化。拾级沁水阁一层广场，映入眼帘的是遍及广场内的石刻“牟平十景”——范园春晓、牟台秋望、白塔残阳、昆嵛叠翠、龙池喷雪、石洞烟霞、龙门归航、荆岩古寺、卢峰霁雪、海市云收，先人将其绘成图画，清顺治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杨维乔配以集唐百家诗句颂之，这些诗句既讲韵律平仄，又贴实景寓意，弥足珍贵，举世罕见。

莺飞草长万千气象，步步皆景神清气爽。美丽的沁水河公园，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却顿感收获丰盈。相信，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拥有湿地生态保护、特色文化体验、城市休闲娱乐、滨海旅游观光等功能的沁水河公园，一定会更加贴近民心、服务民生，一定会朝着以水兴城、以水美城、以水活城的愿景阔步前行，由此生发的景观、文化、产业、生态效应也一定会进一步彰显并大放异彩。

坐看云起

一蓑烟雨任平生

□张铁鹰

周末在家，妻打开电视，搜索回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我边喝茶边跟着瞅两眼，恰好看到主持人出的一题是，请写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上句。

当场上选手答题完毕，嘉宾王立群教授说，《大风歌》其实是一首悲歌。刘邦在灭黥布后，时隔15年回到故乡，一年后便去世了。写《大风歌》时，刘邦一定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将至，为自家江山社稷心忧的他，便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冲天一问。

王立群教授解释完，主持人紧接着出的题是：“一蓑风雨任平生”“一蓑烟雨任平生”，哪一句是对的？

自然“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对的。这句诗出自苏轼的《定风波》。这一次，在选手答完后，嘉宾郦波教授评论道，苏轼之所以潇洒任平生，是把生死看透了，心中没有可惧怕的了。

刘邦面对大限将至产生的恐惧感，与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旷达洒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参透了人生，心无所惧。

可是，了解苏轼生平的人，都知道其旷达不是天生的，苏轼是曾怕过的，甚至因怕几欲自杀。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到任不久，就有人上疏弹劾他诽谤朝廷，并从其诗集中找出一百多首诗进行歪曲，以罗织罪名。于是，宋神宗下旨将苏轼拘捕入京问罪，太常博士皇甫僕领旨赴湖州捉拿苏轼。苏轼被捉后，“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窜身入水，顷刻间耳”。苏轼想投太湖而死，可转念一想，弟子由（苏辙）与自己感情甚笃，若“己有不幸，则子由必不独生也”。这样，他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苏轼被押至汴京后，即被投入大牢，“李定、舒亶、何正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尝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严刑之下，苏轼又想到了服毒自杀。幸好“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在这位狱卒的关照下，苏轼挺了过来，后免死，谪黄州。

“乌台诗案”让苏轼差点死于狱中，死里逃生的他被贬黄州后，一想到在狱中受到的折磨，便心生恐惧。他在《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中写道：“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苏轼甚至一度搁笔，不再写东西了。他对朋友说：“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中华书局1985年版《苏轼文集》第1745页）

可是，苏轼毕竟是苏轼，“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苏轼《蜜酒歌》），尽管在黄州的生活极为艰苦，但“长恨此身非我有”（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的他，在逆境中获得了新生，实现了由“苏轼”向“苏东坡”的转变。之后，他愈挫愈奋，被贬惠州，高兴地“日啖荔枝三百颗”（苏轼《惠州一绝》）；再贬海南，“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苏轼《别海南黎民表》），在儋州与当地父老交游甚欢。

幸亏当年苏轼没有自杀，也没有被杀，不然，中华文化史上便少了一个高峰。不过，苏轼从恐惧到笑对一切的过程，应该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看透人生，放弃蝇营狗苟，处处都是好风景。

心灵微品

地下八百米的《红楼梦》

□李玉云

二十岁前后，我曾两次试着读《红楼梦》，均因阅历浅或情感不成熟没有读成，后来再读，是在八百米深的矿井下。

我从事的是特殊工种——矿井提升，就是沿矿井井筒运出矿石以及升降人员、设备和器材等。一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我们突然被电话通知：上一节矿井的提升机出现故障，零件需从外地采购，让我们从逃生通道上去。

逃生通道，就是井下的备用梯子。这个梯子有几百米长，是垂直的，爬起来需要胆子和体力。当时我们班组共九人，我是唯一的女工。大家聚在一起，关切地看着我。我从提升室来到梯子底下，仰头向上看，只见潮湿的空气凝成的小水流顺梯而下，用手一摸，黏腻，湿滑，我的腿顿时有点软了。

我犹豫着，想要自己留下来等，让工友们先上去。可这些朝夕相处的善良工友们，怎忍心把我一个人抛下。一个小兄弟跑回我的提升室，把我的背包背在他身上，然后说：“前面四个人带路，后面四个人护着，你在中间，大家一个也不能落下！”

我是真的不敢爬这个梯子，但看着工友们关切的眼神，又不忍心让他们失望，便咬着牙点了点头。

我握紧梯子两侧，抬腿踩上了第一阶，刚要继续，腿忽然抽筋了，紧张导致的肌肉痉挛让我瘫蹲在地。那一刻我知道，我肯定爬不上去，要是逞能，不但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还可能威胁到我后面的工友，最终我还是决定留下来，等待故障修复。

工友们要陪我一起等，被我严厉地谢绝。井下的危险是未知且突然的，等待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能让他们陪我冒险，不能让他们的家人为他们担心。工友们不得不跟我道别，叮咛又嘱咐。

一个人的八百米井底，恐惧被瞬间放大。平时三十多度高温的井下，此时竟让人脊背发凉，提升室后面黑暗处奔流的地下河水，泛着幽魅的光。我快步跑回了提升室，抱膝蜷坐在石壁的夹角，茫然环顾着四周，惊魂无处安放。

这时电话铃骤然响起，我弹起来接了电话，是地面上的领导。他询问了井底的情况，问了有无储备的水和食物，鼓励我不要害怕。

放下电话，我发现了岩壁上挂着的书包，那里面有我正在读的《红楼梦》。我起身拿出了书，希望文字能帮我赶走恐惧。

打开书，翻到我之前读到的“宝玉挨打”的第三十三回——先是金钏含辱跳井；接着是贾雨村求见时，宝玉的惴惴不安表现令贾父不快；再接着是忠顺府来要人，说宝玉私藏了王爷的爱宠琪官，使贾父大怒；紧接着又是贾环告状，说宝玉强奸金钏不遂，使金钏跳井死亡，致贾父暴怒。当读到贾父气得“面如金纸”、大喝一声“拿宝玉来”时，我心中思绪翻滚。曹公把铺垫、烘托、渲染、递进等写作手法，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千皴万染，层层递进，直至爆发，使人如临其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那一刻，我坐在空心砖搭成的地铺上闭着眼，回味着书中精彩绝伦的描写，回想着有人说过的“正是《红楼梦》动人心魄的巨大魅力，让我毫无抵抗地成了曹雪芹的铁杆粉丝，《红楼梦》的文学高度，永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的文学成就将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学的巅峰，无可逾越”，内心深有感触。我的精神完全走进了人来人往的大观园，恐惧全消。

就这样，我捧着书，在氧气不足、高温、闷热、潮湿的井下待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因为有了《红楼梦》的陪伴，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委屈，反而因为能够有这样一个囫囵的时间让我读完一个又一个的章回，而感到幸福。

后来，领导派了抽水工下来。当他满头大汗地从挎包里倒出矿领导准备的和工友们匀给我的水和食物时，我绷不住了，温暖的眼泪瞬间模糊了双眼。

岁月会带走许多东西，带不去的是沉甸甸的记忆，那些地下八百米读《红楼梦》的时光，让我虽身似在炼狱，心却在天堂……

光阴故事

□姜德照

芝兰之室 葳蕤生香

——忆当年拜访过的教授书房

30多年前，我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曾有机会去拜访两位学者型教授，参观他们的书房。那时留下的印象，迄今难以忘怀。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是精英教育时期，每所大学的规模都不大。当时我们学校也就三四千名大学生，我们中文系的一个级部也就两个本科班，一共80人左右，多数课程是两个班一起在合堂阶梯教室上，时间久了，学生熟悉教师，教师也熟悉每个学生，见面基本都能叫出名字。那些年轻的任课教师刚硕士毕业，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师生之间混得很熟。上课的时候我们尊敬地叫他们老师，认真听他们给我们上课，下课后对老师就有点放肆，一起讨论问题，可以相互争得面红耳赤。

而那些老教师，台上台下都是一本正经，目不斜视，我们就不敢放肆了。记得有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当时也就五十岁左右，是国内外著名的庄子学派研究专家，著作等身，上课根本不带教材和讲义，背诵古典文学名篇原著，张口就来，在黑板上板书，有条不紊，一气呵成。最难忘的是他给我们上的古典文学第一课，讲解庄子的名篇《逍遥游·北冥有鱼》，那情景多年后依旧历历在目。他戴着宽边框的高度近视眼镜，不高而微胖的身材与身后的黑板形成明显的对比。他津津有味地背诵原文，为我们一句一字讲解内容，那神态，那表情，仿佛完全沉醉在庄子为我们营造的神仙般逍遥的世界中。他在讲台上讲得有滋有味，我们在讲台下听得如痴如迷。我们对他的学识和专业造诣，油然而生崇敬之情。忘了当时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我和一位同学去到他家里，在他的书房中，看到了密密麻麻整齐排列的线装书。书房挂着深色厚窗帘，以免阳光晒到典籍上。老师的书桌靠在窗下，上面堆着小山一样的书籍资料，他低头读书看资料的时候，头就埋在那些书中间。进了书房，还没与老师交谈，就有一种厚重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肃然起敬。

还有一位教授，当时也就四十多岁，皮肤白皙，个头略高，说话慢条斯理。他主要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理论，据说他写的诗歌理论专著得到了当年诗歌理论大家谢冕教授的充分肯定。更让我们崇拜的是他在山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百多首诗歌。这对学生而言，是非常难的。在上大二的时候，我们中文系团总支为了支持我们这几个比较出色的文学爱好者，曾出资为我们每个人在学校印刷厂油印出版了一本个人作品专集。那时，我把自己写的诗歌习作汇集好后，起名为《黎明的瞬间》，接下来就需要找位有分量的人，最好是有写诗歌背景的人写个序。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教授，他既是诗歌创作爱好者，又是诗歌理论研究大家，能请他帮忙写就再好不过了。一天下课后，我走到他面前说明来意，可老师婉言推辞了。一次不行就两次，我直接到他家中恳请他动笔帮我写个序。那时候，老师接待学生来访，基本都是安排在书房中。我发现这位教授的书房与那位搞庄子研究的教授的书房风格不太一样。他的书房里，不仅书架上摆满了书，而且书房门口还摆了两大摞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著作。他告诉我，这是他托人从香港买来的参考资料，都是海外专家研究诗歌理论的资料。他的书桌并不是摆在书房的窗下，而是在书房门口的正中央，书就在书桌两旁整齐地堆成两排，留下的空间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老师的夫人在我们系办公室工作，他微笑着说，夫人是他的秘书，自己身体不好，对外联络购书、借阅图书馆的资料以及系里的杂事，都由夫人一手代办。只要系里不开教师会，没课的时候，他就在家闭门谢客，埋头潜身搞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我的再三恳请下，他才答应帮我写一篇小序。这篇序言的题目是《权作小序》，也许是老师看我的诗歌习作太稚嫩，怕打击我的创作积极性，就没有从诗歌的艺术角度评价，而充满了鼓励的言辞。其实那本身也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后来听说，这位老师从中文系调到学校的学报编辑部当主编了。

在那个没有网络查资料的年代，我的教授老师科研需要的资料大多是自己出钱购买，越珍贵的资料越难买，有时甚至需要花费很多力气从海外购买。他们的书房也没有电脑，只有汗牛充栋的书籍资料。据说，他们还要定期跑到北京，去北大图书馆等顶级图书馆查资料。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浓浓的书卷烟火气，那是一种当今时代许多做学问的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心香一瓣

茶韵悠悠

□紫苏

茶事 久兮

《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百草》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茶解之。”

还好，我们有陆羽，因他撰写了《茶经》，让茶事有“经”可查；还好，我们有神农，因他遍尝了百草，让茶味历久弥新。

何其幸甚？蒙天地之赐，感造物之恩，一叶之“慧”自上古，一叶之“惠”到如今。

茶之贵，入药解毒，茶之味，入口甘醇，茶之雅，入心成韵，茶之德，水中真君！

茶情 浓兮

时光发酵了季夏，一枚梧桐叶，轻轻飘落，寂寥地呢喃着初秋清浅的微凉。

是那一阵微风？摇曳着绿蕴的绰约，在杯盏中轻轻舒展身姿，袅娜翩跹，让身心都随之畅逸，这是茶之悦目。

好友翩然至，何妨取一蕉叶茶席，素手焚香，慢煮香茗，三两好友，一起荒度一个午后，没有觥筹交错的喧闹，没有面红耳赤的聒噪，轻啜小盏，慢品余生，浅秋悠悠，光阴淡淡，静静滑过心灵之丘，澄澈如许……

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共品一茶之默契，乃茶之悦心。

茶心 苦兮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许是接纳了太多枝蔓折射的光斑，才让这一叶一茶的茶颜，吐纳不了太多委屈，像是生活有意在为难，微微的痛，缱绻在叶脉之间，化成微微的苦。

随着身姿的弥散，荡漾开来，在唇齿之间，好似是在提醒我们，任何一缕甘与甜，何尝不源自这不与人言的苦与涩？熬过生活的响鞭，才能挺拔成自己的山！

人生苦乐一杯茶，平淡是它的本色，苦涩是它的历程，清甜是它的馈赠，只有先品茶之苦，才能深品回之甘，茶颜方可悦色也！

茶韵 远兮

偶尔厌腻的日子，何不移步茶园？看那些或昂扬或颓靡的花托，托起水的惊艳？

茶树的边缘，忽而生了些茶蘼，星星点点的纯白，点缀秋日茶园，采一衣角花瓣，捻成秋的片段，鲜衣怒马地走过季节的诗篇。

茶，采天地之灵秀，集日月之精华，心手之采撷，匠心之情怀，虽细微之躯，却得之非易，万叶悠悠人如茶，茶情悠悠茶韵长。

人海尔尔，一人如一叶，一叶一风华，你我皆若茶，君子之交，薄且淡，知心故交，久且远。甘苦随缘，才是生命真味，何必贪恋清寂光年？

茶者，人在草木间，天人合一也，且雅且俗的日子里，静品一茶，共话桑麻，许下小小心愿，陪你兰透流年，许我茶书不倦……